



人物專訪

清潔班吳佳芳、鄭琇瑛

受訪人：吳佳芳

鄭琇瑛

訪談人：蔣政寬 導師

劉奕榔 導師

編輯：李明蓉 導師

**問：兩位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到學院工作？
工作內容為何？**

吳佳芳：

我是本來是在家裡帶小朋友，有 8 年的時間都沒有工作，3 年前二度就業來到學院工作。因為我家在學院附近，交通很方便，中午可以回家休息，下班還可以接送小孩放學。我們公司在學院總共 7 位人員，負責學院內部以及跟第二辦公室所有空間的打掃。我跟琇瑛的工作內容差不多，只是樓層不一樣而已，像我是負責二樓的行政區域，加上二樓的宿舍跟七樓的宿舍。

鄭琇瑛：

我來學院工作 3 年 7 個月，跟佳芳差

不多是同期的，我是負責五樓宿舍跟七樓宿舍，還有四樓的教學區及四樓大禮堂。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工業區做清潔，相比之下學院的工作環境很好，後來是在月子中心做房務及清潔工作，跟現在在學院做的工作差不多，如果對比月子中心的房務，學院也還是比較好的，因為在月子中心，我們除了打掃還要送餐，就事務而言，月子中心的工作比這邊更瑣碎也更繁重一點。

問：來到司法官學院工作前、後，對於學院的印象是什麼？

吳佳芳：

我是市民，我從學院前走過，對我來說學院就是一棟建築物，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感覺，也沒有什麼想法。來工

作後，我感覺起來學院是一間學校，平時就是跟學生相處，沒有什麼太特別的。

鄭琇瑛：

我也是住在學院附近，常常經過也不知道這裡面是在幹嘛的。現在朋友問我說你在哪裡上班，我說法務部司法官學院，他們都問我說那個在哪裡，我會解釋說學院是出產法官跟檢察官的地方。

問：到學院工作前、後，對於檢察官跟法官的印象是什麼？

吳佳芳：

我以前的想法比較停留在遠古時代，覺得法官、檢察官很嚴肅，會比較官官相護一點，比較是負面的觀感。來學院工作後就改觀了，現在年輕的人想法會比較活潑一點，而且電視上都有講有司法改革嘛，真實接觸到後，我發現法官、檢察官其實跟我想的不一樣，我現在的看法就比較正面。。

鄭琇瑛：

就像佳芳講的，之前我覺得法官、檢察官很嚴肅，來工作之後就覺得還好啦。他們真正在生活的樣子讓我看到，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從他們身上學

習到一些東西，像我在打掃、整理的時候，常常都會聽到老師在上課，學院的書籍，有時候我也翻起來看一下。

問：在學院裡工作，你們如何配合學院的需求？

吳佳芳：

學院方面，劉專員就是我們的主管。那我們公司這邊的主管就是我們的組長詹大姐，她是我們的領班。整個工作的模式是學院這邊如果有特別的要求，會先跟詹大姐講，詹大姐再依照我們工作的範圍分派給我們，詹大姐有點像是我們對外的窗口，是由她來跟劉專員溝通。

鄭琇瑛：

詹大姐處理完他自己負責的二辦區域的清潔工作後，就會回來學院這邊，如果說我們有哪裡沒有做好，她就會依照大家各自負責的領域去請我們加強打掃。

問：平常整個清潔作業的程序大概如何進行？

吳佳芳：

我們都是 7 點上班，我來就先打掃二



樓的廁所，之後打掃樓梯，等辦公室有人開門，我再去打掃辦公室。這樣就大概到八點、九點了。九點的時候我會去收垃圾，因為我們九點半樓下要倒垃圾，要把垃圾拖到外面基隆路橋下的垃圾場。我們會使用大一點的推車，兩人一組的推過去，我剛好是跟琇瑛一組。

鄭琇瑛：

對，垃圾丟完就開始打掃宿舍的廁所和走廊，因為學生都去上課了。走廊我們有時候也會利用下午的時間來處理。下午我們會去收垃圾，如果有發現哪裡沒有清到的，我們就會加強。

吳佳芳：

二樓的會議室，或者是二樓的走廊，我們常常也是下午才來打掃，但也是要看會議室有沒有開會，我們會利用沒有開會的時間來清掃。另外專員請我們固定每三個月要擦一次玻璃，全學院的玻璃都要擦。有時候如果專員有請我們幫忙，像之前導師室的辦公室冷氣太髒，我也有去幫忙擦，有時候外賓來，也會被特別要求就樓梯跟門要再特別擦過。每天大概5點下班。

問：學院內在辦特殊活動時，會不會導致清潔工作上的困擾？

吳佳芳：

其實不會，就是垃圾量會比較多而已。

鄭琇瑛：

有時候會遇到垃圾分類沒做好的，像我有在四樓另外放回收分類的盒子，但常常學生會把應該回收分類的杯子丟在垃圾桶裡面，我們就要再分類。

問：請問你們的休假是怎麼排定的？

鄭琇瑛：

其實我們也跟你們一樣，國定假日休假。至於特休就是依照勞基法的規定，由我們自己排定。如果要休假我們就會填寫單子，如果有人請假，請假的人的工作，會分由三個人來接手。

吳佳芳：

對，如果是一個人來當職務代理人，這樣工作量會太多做不完。也因為我們特休有這樣的一個代理制度，請假起來就不會有太大的壓力。

問：清理辦公室、教室、大禮堂過程中，有讓你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嗎？

鄭琇瑛：

寢室的話，大部分不會太誇張，他們要走之前都會清一次。只是可能會出現床底下很髒的情況。因為我負責的宿舍是女生宿舍，大家在清的時候比較不會注意床底下，所以會出現床底下頭髮很多的情況。我看到的學員們都自己會準備一些抹布、菜瓜布，走之前都會把宿舍需要擦的地方再擦過。男生的情況也還好。

吳佳芳：

其實也都還好。但是偶爾會遇到是有同學上廁所沒有沖水，我們有時候都要拿那個通馬桶的自己去通。應該是馬桶塞住比較多。

問：清理流理台有遇到的不良習慣嗎？

吳佳芳：

其實不會，有時候會有食物的殘渣卡在排水孔內，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去清，通常不會發生阻塞。我講一個比較貼心的，就是可能有學員看到我在收流理台的廚餘，他們就買了濾網直接放在飲水機上面，然後說可以使用，讓我可以更換濾網，比較好拿，

可以整個拿起來清掉，他還寫一張紙條說「辛苦了」，這真的蠻貼心的，是七樓男生樓層。

鄭琇瑛：

我在流理檯旁有擺一個讓他們放擦手紙的地方，之前學生會把廚餘倒進去，我就貼一張單子說「我只負責吃擦手紙，我不吃廚餘」，貼完之後就沒有再發生了。

問：在期別轉換清理冰箱時，有遇過不太好處理的情形嗎？

吳佳芳：

我負責的區域剛好沒有冰箱。

鄭琇瑛：

我負責的範圍有冰箱，如果冰箱裡的物品沒有貼姓名標籤的話，只要食物沒有過期，我們就會繼續放著，但會稍微整理一下，但如果過期、發霉的話，我就會全部都清掉。其實學員都有貼名字，但是有時候他們的便利貼會掉，所以會不知道食物是誰的，有時候會造成清理上的困擾。當學員都離開時，我就會把冰箱全部清掉。有一次七樓有學員在冰箱內打翻飲料，但沒有特別說，我發現後才去清理。像這種狀況，就要把冰箱的每一層架



子都全部拿出來，一個一個慢慢清洗乾淨。

問：同仁或學生在處理垃圾分類上有確實嗎？有沒有遇過未好好分類而讓你們工作上很痛苦的情況？

吳佳芳：

我都是整袋垃圾提走，把垃圾帶到地下室後再確認分類上有沒有問題。其實工作上不會有太痛苦的地方，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像在家裡一樣用得很乾淨而已，我們只是希望大家要真的確實把垃圾分類出來而已。

鄭琇瑛：

如果是飲料的話，我們是希望吸管可以拿掉。吸管就丟在垃圾桶裡面就 OK 了，因為吸管會把塑膠袋戳破。有些學生是滿乖的，都會把該撕的撕掉，丟好，然後才放在回收桶裡。

問：有印象處理過最誇張的垃圾是什麼嗎？

鄭琇瑛：

今年學員離開的時候，我們休息兩天，結果垃圾量就一直排到快到廁所裡面去的地方。這些垃圾的類型什麼都有，什麼都不奇怪，像是會有雨

衣、安全帽。

吳佳芳：

也會有書、衣服、鞋子。

鄭琇瑛：

這一次學員在丟書的時候，沒有放到應該回收書籍的地方，而是全部丟在各樓層的曬衣間，這一次的書真的很誇張，我們後來把回收搬到地下室，地下室整個都滿出來了。

問：有沒有遇過學員有貼心的舉動？

吳佳芳：

偶爾會有同學遇到我們時，拿小零食給我們，也是七樓男生。

問：教室的打掃是否因為人數增加而需要下更多功夫？

鄭琇瑛：

我都是一個位置、一個位置慢慢掃，如果是我看時間快來不及，我就隔天再掃，像掃教室都要掃 40 分以上，算是比較花比較久的區域。

問：看到他們認真讀書的樣子，你們對他們未來有什麼感受？

鄭琇瑛：

他們從院檢實習回來時，大家都很有經驗了，我比較會認得平常會跟我打招呼的那些人，因為我負責的區域有教室區，我觀察到他們變得比較沒那麼小孩子氣，跟送他們出去之前的感覺已經不一樣了。因為我們來了三、四年，看他們一批一批進來，再一批一批的離開，就像看自己的小孩子這樣子。

吳佳芳：

考試的時候可能就真的會比較疲累一點，他們都一直 K 書，就是在房間裡一直看書，垃圾內偶爾也會有很多提神飲料，像蠻牛。我們最開心的時候，是你們出去校外教學的時候，全部人都消失了，可以挑任何的時段去打掃任何的地方，我們要擦教室的玻璃時，都要利用你們全部都出去的時候，再趕快去擦。這個時間比較少，因為教室通常都會有人在上課。

問：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，兩位都是覺得可以再繼續工作下去會很開心嗎？

吳佳芳、鄭琇瑛：

對啊，是願意繼續工作下去的一個環境。

問：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，有什麼會讓你們覺得很開心快樂的事情嗎？

吳佳芳、鄭琇瑛：

我覺得工作上大家都互相尊重，工時固定，晚上準時下班，不會因為我們工作是掃地就比較大小聲，就大家都是同事的那種感覺。這是一個會願意繼續工作下去的環境。

問：以您們的角度，會希望學員成為什麼樣的人呢？

吳佳芳：

當然是公正，公正最重要，也希望他們更溫暖、更有親和力。

鄭琇瑛：

希望他們不要那麼有距離感，像他們要結業，我也會說恭喜你們喔，終於結業囉，也是有點像是看著自己的小朋友長大成人，要送他們出去。

問：請您為學院 70 週年院慶說幾句話？

吳佳芳、鄭琇瑛：

學院是個很好的地方，祝學院生日快樂！